

韩子新释



民國八年己未仲秋初版
民國八年己未仲冬發行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撰 者 常 寧 尹 桐 陽
校 刊 者 常 寧 尹 鳴 陽
印 刷 所 武 昌 業 傳 習 所
發 售 處

武昌各書局北京琉璃廠
中間路南宏道堂書坊

韓子新釋全冊定價大洋陸角

元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十四

政法四書之四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侯青新釋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操令臣得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取馬而馬又能忍渴子

罕為出彘子罕行罰一國畏之因而寡田恆為圃池恆擅行賞齊民歸之因弑故宋

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共車則馬不進共琴則曲不成君臣共賞罰亦猶是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阿則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誅

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

襄知主情君當求自理百姓從命而已無須民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五苑蔬果以

聽故不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無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欲利身先利而公儀辭魚遠

受魚必至失魚故辭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代命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

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說燕王言禹傳益終

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恐因同而况借於權乎以於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

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知虎目之可惡而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

衛君名辟疆周行人以為與天子同號故不令朝至改名燮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而民不改操

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吏寡不敵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為民表治之則民自

反因其善於彌縫蚤綠而說在搖木之本搖本則羣與引網之綱綱引而張故失火之

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之

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執契亦

也驚馳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鹵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

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

輕重稅無一定之節因吏請而但云勿輕重則吏得以擅意而致私富八經篇曰無前則徵多前謂節也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有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人君賞罰不當亦猶延陵之乘馬耳故必致敗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一車駕四馬也造父周穆王御荀子儒效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創無所見其能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

意所欲而馬必隨之馳驟皆走也文選赭白馬賦馳驟合度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眼不敢遠然馬驚

於出彘疑突出而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疑亦合馬必畏之而

故云威分王子於期為駢駕駢副馬也御覽引尸子駢馬共為制王使於巴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而馬必

隨之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

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革同勒馬頭絡銜也使造父操

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文選琴賦田連張注引此琴操有連七發杜連理音杜即田也

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攲文選琴賦注引作擊文選南都賦彈

琴擗籥笙賦厭焉乃揚淮南說林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
中節而不可聽家語辨樂葉拱而對則操或以厭葉為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兩相需曰

亦有共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

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日造父為齊

王駙駕湯馬服成令馬忍渴服習之而成效駕圃中齊中門外有申池蓋為齊圃之所在左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

池邴駘閭職二人弑公納諸竹中襄十八年晉侯及諸侯伐齊焚申池之竹木以申池之在圃中耳渴馬見圃池謂申池也去車走池駕敗

王子於期文選赫白馬賦注引本書喻老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取趣也韓策王良之弟子

駕云取千里馬表要也謂要襄淮南原道馳要襄注馬名日行萬里字一作驪一日表驃也黃馬發白色文選注引主作子又子下有御字誤其始發句也

伏溝中也同馳伏伺也伺溝中者欲飲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進之所以彘突出

於溝中馬驚駕敗文選赫白馬賦戒出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殺放也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

簡公在上位也上君 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也設施 明寬厚簡公

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一日造父爲齊王駙駕以

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

而走造父不能禁禁制也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驛馬也雖造父不能治

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日王子

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句察手吻文且發矣察舉也吻同撫持也文且文飾之組所謂轡者驅而前

之輪中繩繩法也呂覽適威東野引而却之馬掩跡後迹如拊而發之也拊擊逸出

於竇中逸縱也竇同瀆溝也周禮大宗伯注不四竇者大司樂注四竇同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

能正也正止也一日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

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

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日子

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

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揮振動也則音必敗曲不遂矣遂成也

(二)秦昭王有病昭王名則一名稷武王異母弟也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公孫述秦臣

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罰也人二甲

謂每人罰出二甲也管子中匡死罪以犀甲一戟淮南論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出犀甲一戟注犀或為三直出三甲也夫非令而擅

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循徇也是法不立法不立

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

禱愈說文作愉差也塞報神福也管子小問桓公踐位令豐社塞禱墨子號令寇去事已塞禱皆謂報祭郎中閭遏閭姓遏名閭樂之

孫竭高誘以為秦大夫與樽里同時疑即此人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社祭歲有三禮記月令命

方秋也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孟冬也此則斥春祭社言耳奚自殺牛而祠社祠祭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

今病愈殺牛塞禱閭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

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

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里正里長也左襄九傳謂之可里墨子號令里正與偕五老伍長也管子立政

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
馬周書大聚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屯二甲
屯均也一曰邨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也
媿慚居

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

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

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

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適勢句與民相收合也若是君病而民以牛禱

必枉法以愛之吾適不愛言不能枉法以愛民而民因不為我用也以民愛君而君故遂絕愛道也必言

勢以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五苑御苑也即上林苑在舊長安城西十里史記秦

均仍舊地而增修者說文御禁苑也御蔬菜橡果棗栗橡即栲栳實也一曰象斗

五皆聲轉通用著附也謂草附地而生也實可食呂覽恃君冬日則

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

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

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用使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

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

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韓詩外傳八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公儀休相魯公儀休魯博士以高弟為魯相史記列為循吏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

弟諫曰淮南云其弟子史記循吏傳云客韓詩外傳云其弟與此同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

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即若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

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此賫也我又不能自給魚又因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

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淮南道應韓詩外傳三均有公儀不受獻魚廉固可風為吏者當書紳銘座而弗忘然云不受魚而免相則未必然說也賞罰顛倒古今通病柳下三黜西門收璽為

國服事在自盡其心而已免與不免弗計焉可也齊桓乃有管仲有秦孝乃有商鞅砥礪清節建樹勳猷皆由遇合魯雖積弱其時君尚明能察吏不然公儀休亦殆

矣哉新序節士以公儀休為鄭相誤

(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荀子大畧公行子之之燕即此所謂子之也譙周曰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

辟鵠並為游說之士而史記又云秦弟代弟厲所
未詳也國策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王問之曰燕王齊王亦何如主

也齊宣王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管

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說苑尊賢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

仲父遂為霸宗語均出此說苑正諫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聞淮南汜論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皆以被髮為不自檢束詞耳今齊

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

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見猶知也則必不得事而還還返秦也貢賜又不出爾雅

也貢賜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

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均同趨獨行也燕王曰其亡何也曰

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

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邪也同

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潘壽燕策作鹿毛壽史記燕世家同正義

後語作屠毛壽又引此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

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

是王有讓子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於同與今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

曰潘壽闕者闕巖也隱燕使人聘之以禮聘而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子之之如益也

益伯益禹臣也封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

費侯一併伯翳而益禹子禹娶塗山氏女女趣所生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傳禪也天子之人天子謂

印為為同維子子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君死曰王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效呈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

之士徒也徒屬今諸侯之士徒斥蘇代言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淺猶少也媯者

媯小小侵也言其尊嚴而不可侵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斥潘言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

號之資號猶云罰賞在子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

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

益已而以啟人為吏人臣也謂以啟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

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楚詞天問啟代益作后卒然離壁洪氏補注引汲冢書曰益為啟所

殺漢書律歷志壽王晉化益為天子代禹此故云啟攻益而奪之天下也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

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更無非大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大

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燕策有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禮記坊記孔子曰君

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為此語所張本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

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伴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伴憎人一日不可復

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

借人也

况於猶云况乎

趙王遊於圃中

圃中即禹貢所謂大陸呂覽淮南謂之鉅鹿在今直隸寧晉隆平鉅鹿三縣境爾雅晉有大陸謂趙氏也呂覽序意趙襄子遊於圃中即

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

左傳謂虎於菟於菟虎之合音此菟與即菟於菟之倒語虎別名也虎而猶云虎兒小虎之稱說文鱈為魚子則而有

小義矣轍同綴合闕也

盼然環其眼

環轉其眼作怒勢也

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

過此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集解駟案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後漢書郡國志魏郡鄴有平陽城水經注漳水又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者也在今河南臨漳縣西二十

五里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十三年桓騎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軛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騎定平陽武城均即此見此未有害也句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趙王也則必死

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誅責也

衛君入朝於周

衛文公也

周行人問其號行人掌客之官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

得與天子同號

開關疆土者天子之事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

燬賈子新書作燬

而後內之

賈子新書審微有

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

名辟疆未必能

不以借人况實事乎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

攝引持也

則勞而不徧

徧普也

左右拊其本

拊擊也

而葉徧搖矣臨淵

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

一舉兩利以得勢也

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綱維絃繩也淮南

其綱而萬目開設即張耳

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

得謂得魚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

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

走仆也

則一人之用也操鞭

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重察也

明主不躬小事

使人為也

造父方

耨得得意也。有子父乘車過者父子共乘一車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前牽使父子推車同子

也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也乃始檢轡持筴也

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也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

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又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

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鍛同段椎物也以石為之夷平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榜檠皆用以輔弓矯正也聖人

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

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

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

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聽平治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商君書禁使十二月而計書已定事以

一歲別計而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

齊策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

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押檢押也說文謂之挾書封函之上恐磨滅文字更置一板

契其刻故曰契券若今之繳覈然商君書定分謹藏其右券木押斗石參升之計謂卑小官所上計也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皆有斗食佐史之秩王自

聽計計不勝聽

以其多也罷食而食

止其聽後復坐而聽之

不復暮食矣

食也田嬰復謂曰

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

為因也王曰

諾俄而王已睡矣

神疲而寢

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券計皆用木竹簡書之故削必用刀

王自聽之

亂乃始生一日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

史記趙世家李兌為相

武靈王不

以身躬親殺生之柄

爾雅躬身也荀子臣道妨其躬身

故切於李兌

李兌圍主父而餓死於沙丘宮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

前漢書地理志大原郡有茲氏今為山西汾陽縣治茲鄭子者謂鄭姓而居茲氏者輦挽車也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

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詩我任我輦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也

止休後

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

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呂覽順說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役人齊其謳歌而引云云其事畧與此類

趙簡主出稅者稅者收租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吏入於上若輕則利歸

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

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說苑作之平陵微服謂易服而改裝也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說苑作九人家貧無以妻之言未取妻備未反也反返也桓公歸以告管仲句曰

管仲言也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

人而嫁之論擇也幼也一曰幽也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說苑貴德有禮記曲禮三十曰

壯有室內則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此云二十或十五齊桓之改制耳墨一曰桓

子節用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其說與此同

公微服而巡於民間有鹿門稷者稷居鹿門因以為姓左昭十傳國人追殺欒施高禮記曲禮七十曰老管仲曰有鹿門

也門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禮記曲禮七十曰老管仲曰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

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言未嘗與

君宿 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 古今人表有鉛陵卓子 乘蒼龍挑文之乘 蒼龍青色馬也禮記月令春日所乘者周禮馬高八尺以上為

龍挑文雕飾也斥車而言鉤飾在前 鉤 裏領之鉤也周禮巾車金路鉤飾勒也莊子馬蹄 也 前 有概飾之患司馬曰飾排銜謂加飾於馬鑣說誤錯鏃在

後 錯同籍刺也 鏃 鏃端針也 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鏃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

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

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所由 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

之乘 翟車以翟飾前則有錯飾 錯 金涂也勒以 後有利鏃 鏃鋒銳利 策進則引之 策同策提也 退則策

之 策策也莊子馬蹄後有鞭策之威 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辟而逸 辟旁出也莊子馬蹄謂之鸞曼 因下抽刀而

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

之也 引引也胸曰鞞 利鏃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

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 聽從阿 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十五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侯青新釋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韓子因立議以難之如後世之作史論然也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

聞之繁禮君子禮文繁縟故曰繁禮不厭忠信忠信爲禮之本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

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雍季即司空季子封雍故曰雍季雍故曰我將與楚

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偷苟且也淮南主術先王不焚林而獵後不必

無獸不同罟麋罟也字一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復繼也文公曰善辭雍季

以舅犯之謀以用也與楚人戰以敗之晉大勝楚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

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此嘗也非君所知也君同羣臣謂羣臣

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

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呂覽義賞淮南人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

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在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

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

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

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拔拂皆除也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

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

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也不非請詐

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

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此未有善

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已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

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

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

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

水經注歷山有城縣濼水所出在河東郡此康成說也一云在雷澤西南

也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補注歷山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畔田界也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之人皆讓畔 舜往耕焉

剛畝正

相讓故正剛畝中

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

墨子尚賢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

雷澤管子版法呂覽慎人同史記五帝本紀舜漁雷澤澤雷澤澤耳今山東濰縣東南九十

濱器皆不苦窳此以河濱為舜漁處以雷澤亦在河濱地耳今山東濰縣東南九十

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

括地志謂在河東陶縣近東夷地也

棊年而器牢仲尼

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

官事

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

苦而民從之

勸

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說苑反質有而文稍異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當堯安

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

耕漁不爭陶器不窳

今同黔黎

舜又何德而化

言何須舜

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

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自此

至弗能應也升菴外集

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

陷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

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

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棊年已一過已三年

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以即己已者有盡逐無已已以也者諸也上言

云諸以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程法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

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棊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

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驕矯庸主之所易

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卒終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

言臣故將謁之謁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主廚惟人肉

未嘗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惟雖也情同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

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

事君十五年聞衛聲近此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

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蓋藏詐僞不可持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大夫死曰卒

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見諫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也非有度者之

言也所以豎刁易牙者以即已去也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

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

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

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

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言於

臣有功者舉之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與同舉君垂爵祿以

與臣市市易也一曰司也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功而臣計祿君有道則臣

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兩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

刁刁句一豎刁又至也又復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

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究極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

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

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論同揄大臣不因左右而見見於君也百官修通修常羣臣輻

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弊蔽安有不

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高赫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呂覽作高赫淮南記趙世家作高共呂覽

此同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

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出趙襄

陽圍事在孔子後孔叢子答問力辯其妄今謂此仲尼乃公孫尼子也七曰善賞哉

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呂覽義賞淮南記論或曰仲尼不知

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

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

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於知氏灌之句曰竈生龜策云曰竈生龜而民無反

心也

反叛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

子罰也

罰也猶為入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

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

酣酒也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待坐

於前援琴撞之

搗也公披衽而避披衽猶琴壞於壁公曰大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

啞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

之

除塗也謂

公曰釋之

舍而以為寡人戒

淮南齊俗有說死君道以為師

或曰平

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

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

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體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

輕爵祿以待之

言其逃去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

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

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

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道行也不何謂兩明此為兩過此是也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

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稷不見也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

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

見之呂覽下賢新序襟事五韓詩外傳六均有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

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句為宰于湯幸庖人也于如也下于同百里奚以

秦為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

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行走也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

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

臣也臣也吏分職受事名曰萌萌也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

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

主用故宜刑之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

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

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在今山東歷城縣南十里亦曰歷山史記晉平公元

靡下又為靡而為歷也漢三年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即此鄭康成云歷山即雷音山山有九名歷下其一也三齊記曰歷下城南對歷山城在山下因名韓獻子

將斬人韓獻子名厥鄒獻子聞之鄒獻子名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鄒子因

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鄒子曰吾敢不分謗乎左成二或曰鄒子言

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

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則乃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則是重不辜也重不

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鄒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

若罪人鄒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鄒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鄒

且後至也夫鄒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以徇不辜是子言分

謗也子足也也同邪昔者紂為炮烙竹書紀年帝辛四年作炮烙之刑淮南椒真迨至夏桀

如之刑類此烙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呂覽過

上之刑類此烙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理截涉

紂斬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奚分於紂之謗是助為虐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

弗得斬人不辜且望鄒子之得之也望鄒子匡正今鄒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

曰鄒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鄒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

非道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

吾未得鄒子之所以分謗者也得知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

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

為仲父霄略曰霄略人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

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滅

獲奉君令詔卿相也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滅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

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也是無君也以其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

桓公之令是滅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

下徵令者漢制縣有丞尉此云都丞蓋謂都地置丞以司兵藉者耳不辭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

信乎卿相巷伯寺人也左襄九傳令司空巷伯宮史記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誦乎民萌

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

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

樓翟樓鼻與翟強也事見魏策淮南子論魏兩用樓翟興起而亡西河則以為魏武侯時事與此異義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

起取楚鄢郢在秦昭二八二九年也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實國

已位曰則國必憂矣或曰前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仲虺

湯賢相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

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手身也淮南記論潘王專用淖齒而死乎東廟專即一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

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句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却弑今留無術以規

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

句以知言也邪也同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云過者謂景公他家子宮小近市市買賣之所也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豫章木名圃中

多種豫章故名豫章之圃左昭三傳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蓋誤以韓子為晏子春秋耳晏子再拜而辭曰且且吁

嬰家貧待市食家無儲而食必購於市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

習熟也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踴別足者履也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

公造然變色造猝也大戴禮保傅靈公造然失容曰寡人其暴乎暴虐也於是損刑五左昭三傳晏子春秋內篇棟下有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

不當無少刑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無以不當聞無不也而以大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

百數猶且不止也且走即治亂之刑也即則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

而以大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

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

政也胡何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

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

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之茲桓公宿義謂宿

行不即須遺冠而後行之也須待則是桓公行義非言其實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

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也亦大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

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

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孟即邗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者克莒克也莒黎也書

大傳作魏者地在今陝西黎城縣東北十八里舉鄧地名經傳多作豐在今陝西鄠縣東五里史記周本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則豐蓋

舊崇地耳淮南泰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

請解炮烙之刑

史記周本紀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呂覽順民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

炮烙之刑說苑尊賢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史記殷本紀正義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及丹坊等州洛西在雍州黃壤也此云赤壤以赤水

而命名水經渭水注小赤水即山海經濯水一曰赤即郝說文郝右扶風鄠縣今陝西縣屬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

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

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辟避也 是以身不及於患

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

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桎梏足械

手械也尚書大傳西伯既伐紂紂囚之羑里羑即羑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

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也同邪文選四子講德論昔成

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注引此作齊桓公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制裁也詩東

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新序四作乎也割裂賓須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互異衣成君舉

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大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

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

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新

維事或有四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

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

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干吳也莊子刺意

斯傳穆公迎蹇叔于宋干干雷同部有北部南部南部南部者宋地耳今山東城武縣東南二十里有街城秦而

秦霸佐秦穆而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言其無君與無臣也言其有

邪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

左右池引郡國志云齊桓公宮內有七市即閭職與懿公游於池今謂左右池是也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

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

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

左傳二十三傳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即此

事亡也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

合諸侯也

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

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

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有司三請均云告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為

君

優俳優樂者名也

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索求也

吾

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呂覽易數新序雜事四論衡自然篇均有

或曰桓公之所

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

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

道言也

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

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

使人必度量

唯也

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

參操也

遇於法則行

遇同偶也

不遇於法則止

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

誅責也

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

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

又同右助也言桓公得管仲以助輔之不難也

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君斥子糾言

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

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

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

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天子謂周公也

非為

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

子節也

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

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

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

異於周公未

可知也

難逆知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

本誤脫

湯武桀紂作亂也

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

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以明矣也以已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

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

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

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也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

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李兌趙臣繼公子成後而封奉陽君寰字記故魏昌城下引水經曰李

無山原林麓之饒下無谿谷牛馬之息而八多其前是苦吾百姓遂執而免之蓋韓子古本免有作克者耳苦陘吏上計而入多前漢書

中山國有苦陘在今直隸李兌曰語言辨辨辨聽之說說喜不度於義謂之窵言窵

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窵貨君子不聽窵言不受窵貨句之姑免矣其

罪當免官姑或曰李子設辭曰設陳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窵言辯

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

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

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遠長也李子之姦弗蚤

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謂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

慎陰陽之和也慎順也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

務也功工也不以和私欲害人事也和禩也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

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也遂育也五穀殖也殖生也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

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也市賈也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

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也周足也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

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也事功也寒溫適也適當也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

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

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楯櫓均以犀皮為之呂覽云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

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猶云嗚呼吾之士數弊也弊疲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行人官名燭過其姓

名耳說苑臣術行人燭過年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者同禮卒也昔

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如滅虞滅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

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衍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詩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絳晉都

秦戰於韓原軍秦戰於韓原軍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授受圍衛取鄆呂覽不荷晉文公

以勝鄆之術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尊名謂亦此人之用也亦有

君不能士耳士事士無弊也士兵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

大勝乘陵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呂覽貴或曰行

人未有以說也得有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霸文之

信賞必罰未嘗其去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脅甲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言孝者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

於上百族百姓也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

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句失人不北矣失東也北長行徇上也數百不一失

其死心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也出由而道乎百無失人之

行道行也失人猶云一人人未知衆之道也由也用人也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十六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候青新釋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子思孔子孫名伋為魯穆公師著有子思二十三篇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龐同龍魯邑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南左成二年齊人伐我北鄙圍龍即此史記酷吏傳濟南糲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痲病也孔叢子公儀作龍欄論衡非韓作龐欄糲皆即糲耳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觀勸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細人

小人臣不知也孔叢子子思出子服厲伯入子服景伯之後見龐糲氏子見示也謂穆公以

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三世成公襄公昭公也季氏季文季武季宣政四公矣合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

宣政四公矣合

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

同於上者也說喜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力加不以

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

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

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此是也亡王妄狂也取魯之民民名所以自美美飾也而穆公獨

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出奔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寺人侍人內小臣也周禮天官有寺人披

勃鞞也字伯楚蒲城晉邑名今山西披斬其袿袿袂也文公奔翟翟白狄地在今陝西榆林道境惠公

即位又使攻之惠竇惠竇左傳作渭濱渭水於陝西華陰縣北入河與白狄近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事見左傳

二十四傳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

左莊三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也堪勝也蒲人翟人余何有

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翟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言非與蒲人翟人可且桓公置射鉤

而相管仲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

功而忘射鏹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容能

善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

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索隱樂資云其王即惠王此燕操謂燕公孫操也

舊注以為即子之顧千里云未詳陋矣

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

臣讐而明不能燭

燭

多假之資

資特

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

人之言也直飾

非言

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

謂之貞

死君後

猶云君死之後

生臣

不愧而

而

復為貞

言其非貞復夫也為謂也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

隱語也字一作隱史記滑稽傳齊威王之時喜隱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

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

優倡俳也晉語公之優曰施

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中也之往也十過篇曰田成子游於海而樂之

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置

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左僖十七傳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然則此大子謂孝公也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

列子說符博者射注凡戲爭能

取中皆

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

俳戲

固人主之所與燕也

燕安

則近優而遠

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有其有世勢也用遊也有撫有而悖不去

國勤也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

見隱微必行之令逸周書文傳令行禁止王雖遠於海於如內必無變內也然則去

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大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

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大子也公子宰六微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州同周分而爲

兩國此皆非晚置大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不專庶孽卑寵無藉孽庶子也雖處大

臣大臣多以早立大子請吏記孝文紀有司曰蚤建大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大子是其類也處拒也謂拒其言而不聽晚置大子可也然則晚

置大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物事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

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正適謂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隅

也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楚葉縣令沈諸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前漢書武帝紀孔子對定

公以節用如淳注引此節財作節用意改焉耳後漢書崔駰傳孔
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注引作節財與此同三公出子貢問曰

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

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謂三家也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障塞也內比周而以

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

為路寢雍門齊城門路寢正寢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登箚室而望見人有斷

齊景公好色無辨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賞其築門寢之功諸侯曰國大夫曰家故曰政在節

財尚書大傳說苑政理均有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倍背也悅近而

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謂私恩論語小人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

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

不紹葉公之明也紹勉也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也禁止也而使與不行惠

以爭民不同俾賜也一曰與不猶云於倍叛者非能持勢者也能善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堯舜禹湯文武曰六

舜一從而咸包咸皆也包裹也而堯無天下矣無亡也有人無術以禁術勢也下恃為舜而

不失其民

下臣也特資也

不亦無術乎

無亡也術道也言其為滅亡之道

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

小誅於細

誅責罰也

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

必賞賞者不得君

得德也管子任法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力之所致也

力功也

有罪者必誅

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

功事也

利於業

利理也治也業事也而

不受賜於君

淮南主術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大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羈於君其語與此文畧同大

上下智有之

老子第十七章語也

此言大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

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舍止也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

賢此非功伐之論也

左莊廿八傳且旌君伐注伐功也

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

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

立位也

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

任事

任用也

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

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聞

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大宰嚭而愚

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

自舉臣臣相進也

下臣同賢勞也

不自賢功自徇也

徇循也

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

羣臣公政而無私

也政正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

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口之侈

空處當富字

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

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

荀子仲尼齊桓以齊

之分奉之而不足注分半也

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

五伯桓公為盛

知侈儉之地也

地適為

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却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

飾救也

不節下而自節者

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食偽也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

賞汗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

然如此也承上而言於以也方同榜輔也公君也民

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

精廉克己

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

者也夫對三公一言

古者謂一字為一言一句亦為一言

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

於微

微細也小也

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

朋羣也

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

沐密也

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

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東刺也東匠謂繡工論衡非韓作東匠之宮以慮改耳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

聽之撫持也有間間頃也遣吏執而問之執捕也則手絞其夫者也絞益也異日其御問曰夫

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

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近人海陰魏息園不用刑審判書云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為盜斷

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見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繫至詰妻奸狀即吐實人問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

是以知又云嚴遵為揚州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不哀問之云夫遭火死遵使扛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頃之有蠅集頭所遵令披視有鐵錐錐頂乃以淫殺夫者

也均由此推出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以智故曰多事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

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與主也成平也謂主平獄訟之官不察參伍之政參三五也

參伍謂理官之人數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毒動也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

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事也物故皆則因物以治物以類推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

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

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而雀小未必一以天下為

之羅也羅罟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修飭也治獄官也而

以己之曾察爲之弓矣胸膺也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

謂矣老子六十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也孰誰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

如耳魏大夫列女傳曲沃負者魏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孟常即孟嘗昭王時相魏史

孟卯魏大夫列女傳曲沃負者魏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史記魏世家芒卯以詐重淮南

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爲和西周策薛公以齊與韓魏

攻秦則函谷一役固孟常爲之主也安釐王四年秦敗我及韓趙殺十五萬走我將

芒卯魏將段干子請子秦南陽左右對曰甚然也甚誠中期推琴而對中姓期名秦王

有論始漢少府卿有中京推排也排琴即舍琴論所謂舍瑟者莊子漁父孔子推琴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六卿

中行韓趙魏知氏最强知伯襄子滅范中行史記趙世家襄子立四年知伯而從

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高八尺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

驂乘宣史記年表作桓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

灌安邑

汾水出今山西寧武縣西南管涔山之陽南流經靜樂陽曲徐溝祁大原交城文水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城洪洞臨汾曲沃襄陵汾城折西流經新絳

水之害大耳非實事也安邑在夏縣魏之都也絳水可以灌平陽
水經注滄水又西

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寒泉奮湧揚波北注懸流奔壑一十餘丈西北流注於滄應

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也史記稱汾水灌安邑或有之降水灌平

陽未識所由蓋絳水雖北流注滄仍由滄注汾西南入河而平陽遠在其地百餘里

斷無可以挽水逆流灌城之理則此亦甚言水害詞耳平陽在今山西臨汾縣西南

三十里故堯都也韓貞子自居
州徙居此漢則屬於河東郡
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

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也未不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

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易輕也以上秦策及說苑敬慎有而文畧異或曰昭王之問

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過亦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

下猶云天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

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侵凌也猶害也猶害也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

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

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也度法從韓康魏宣而圖也圖謀以水灌滅其國其

言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飲杯痰孟也金匱有四飲淮南道

趙言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應襄子大敗智伯破其頭以為飲

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

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官事絃不調弄不明也。弄玩中期之任也此

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也。承受未慊昭王也。慊歉而為所不知豈不妄

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也。踰越雖

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可猶善也說之有證。說喜也證同登升也管子見其不可惡之有形也。形刑

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也。為偽見其可說之無說證。下說同見其不可

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語見管或曰廣廷嚴居

廣廷大廷也人所共見嚴莊也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燕也禮記會史之所侵也觀人之所肅

非行情也。情誠也言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

其君必也必定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弊蔽也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語見管子牧民或曰管仲之所謂言

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物人主之大物非法則

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

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偶遇也故法莫如顯顯明也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

賤卑賤謂臣民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

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事見左襄七年孫文子孫林父也文其諡耳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趨進叔孫穆子

名豹僑如弟也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敵體並登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

也子其少安也安徐孫子無辭亦無悛容也悛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孫子本亡臣而

聘不循禮穆子知其必不終職位故墨言亡也左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則孫子固衛亡臣耳臣而不後君過而不

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

田常代齊而三卿分晉也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

於魯臣之君也 言臣而君為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 言不謂衛君之必亡命道也言

也左襄十四年孫林父逐衛君則有失之君果亡矣而命亡於有得之臣 君有失則臣有得不察也 察明魯不得誅衛大

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也 臣夫其所以亡其失所以

得君也 言亡必在失或曰臣主之施分也 施設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 躋寄故

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 竹書紀年

注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嶧山嶧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於著華之玉莈是琬華是琰嶧山國名楚辭天問作蒙山蓋因山以為名耳地在今四川

松潘縣西北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也 謂危湯身易名 左宣十五傳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注易其名桀囚湯武身受罍 喻老儒曰武王而海內服趙啜走

山 啜同宣晉趙盾左宣二傳田外僕 田謂田成子說林上曰田成子去齊走而齊

晉從也 從服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

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

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魯三家皆出於桓公因云三桓不尅而犇齊薛齊在魯定九年景公禮之鮑文子諫鮑文子名

國叔牙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季桓子也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

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左定九傳說苑權謀有而文稍異或曰千金之家其

子不仁即陽虎所謂為富不仁者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上長爭國而殺其兄殺子糾也荀子仲尼

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行則殺兄而爭國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却殺之功也功事制萬乘而

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起作其備未

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

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言不使景公加意於齊巧臣誅於拙虎言誅僅在疏拙之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

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

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

宋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左僖八傳宋公疾大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
去疾

良鄭穆公庶子左宣四傳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
足以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子仔也子弟謂克盡弟道也而魯桓弑兄公也五伯弑隱

兼并而以桓律人五伯盛稱齊桓律法也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

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承同承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

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

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

之罪昭明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

魯三桓而親之鮑文之說何以為反撥前或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鄭伯鄭莊公也昭公惡之昭公即忽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

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作子魯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左傳作

夫魯大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事見左桓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

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怒而不行懸

怒則臣罪輕也輕少舉以行計言舉人惡而行誅也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靈臺一稱義

臺在藉圃中左哀二五傳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稽師聲子縶而登

輒奔宋為靈臺與大夫飲酒則以靈衛侯怒而不誅衛侯也故稽師作難稽師比作亂

見左哀二五傳食龍之羹鄭君怒而不誅鄭靈也故子公殺君子事見左宣四年傳君子之舉知

所惡言君子舉知所非甚之也甚過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句焉以及於死

焉乃也言君身必及難故知所惡以矣以同見其無權也無權則不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

言非獨明不足知難必及己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稽延使渠彌含憎懼死以

微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

也者獄之至也至大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故實也以讐之衆也斥生是以晉厲

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欒書中鄭子都殺伯咺子都子突也鄭厲公名忽之弟也

蘇為刺忽之詩蓋謂忽不能容弟耳伯咺即史記鄭世家伯父原也左傳謂而食鼎

起禍左莊二一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欒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原伯蓋有陰謀惟書籍有聞而未能詳致姑存疑可也 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鄭

穆公子大 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 而與也公 父即子公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

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 故同 居久病也 猶云久恨楚語昔齊驪馬羈以胡公入 於貝水注云胡公虐馬羈馬羈弑胡公內之貝水是齊

久恨胡而 胡滅也 君行之臣 馬繻臣而 胡公君 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

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 淺善也 公曰奚夢夢見

竈者為見公也 為如也 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 日為君象 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

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蔽當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

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 煬炊也 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

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趙策有而 文畧異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

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

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春秋莊十七經齊人執鄭詹注詹為鄭執政大臣此慶同卿官名建即詹也壅者謂厲公聽之

不朝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

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賢矣或曰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蔣之子子夕芰蔣

也事見文王嗜菖蒲菹菹蒲草名廣雅謂之昌陽可為菹者菹即菹醉菜也非正味

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參驂也無恤范無恤也左文十二

噲賢子之句之非正士也是之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句與愛而

用之同句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而霸孫叔敖也本作叔孫誤淮南汜論楚

莊王專用孫叔敖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

所愛衛奚距然哉距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可猶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

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以

也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十七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候青新釋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

飛論衡龍虛引慎子作蜚騰蛇遊霧

說

淮南說林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

雲

罷霧霽

霽止也

而龍蛇與蟻螳同矣

蟻側行蟲今蚯蚓螳蟻也後漢書

魏靈傳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

詘服也

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

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三人三夫也古者夫三為屋趙策堯無三夫之分

吾以此知勢位

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

衆也堯教於隸屬

隸屬卑賤之稱

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

王君也

令則行禁則止由此

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缶服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

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

擇同釋舍也

足以為治乎則

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蟻弗能乘

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

醲厚也

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今

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

使賢者用已已即已字同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

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善少惡多而以威勢之利威勢本以利人濟亂世之不肖

人也濟益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使治而利亂者也故

周書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逸周書寤微篇語傅附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

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桀築傾宮紂作瑤室鹿臺而飾以美玉為炮烙以傷民性性生也桀紂

得乘四行者高臺一深池二炮三烙四也乘同騰兼也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

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也風同放縱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

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言如本末之有定位而不可易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

者淺矣實勢實足亂天下夫良馬固車使滅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取趣也

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

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

策策也尸子說刑罰者民之鞭策也

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

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

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

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

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

設假也

夫聖舜生而在上位

舜有聖德因備聖舜

雖有十桀紂

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

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

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勢非出於自然曰得勢

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

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

陷穿也

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

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

猶云

不可禁與無不禁也之與也不可禁謂賢也勢即上所謂無不禁

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

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狀晉其多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

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

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

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馬馭馭

駟穆王入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隱說文作隱括也隱括正曲木之器荀子性惡枸木必待隳括烝矯然後直去度

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委棄也堯舜戶說

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言其不然亦抑也且夫

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

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

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越國近海故多善洶水者遊即游浮水也列子黃帝曰能游者可教也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

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齊同濟也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

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置舍也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南淮

主術車輕馬良難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

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飴蜜必苦萊亭歷也萊苦

苦稊也今苦蕎麥氣味甘苦爾雅草亭歷廣雅謂之大室有苦甜二種此所云謂苦者耳淮南繆稱亭歷愈張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

未之議也未非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也及至此論也此批也言為可批之論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

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適合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

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惴事者惴定上必采其言而

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訟謂

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

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漸滅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

功用為之的設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

射者無常儀的也

儀弩招顏也淮南齊俗一儀不可以百發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

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

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設言雖至察行雖至堅

堅賢也

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

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

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

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

淮南齊俗公孫龍析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莊子天下無厚不可積

也其大而盡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

襲因也

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

君上所設之官曰上令

陽城義渠明將也

陽城義渠即呂覽愛士所謂陽城胥渠也其廣門之官攻翟皆先登而獲甲首後漢書郡國志中山國蒲陰有陽城在今直隸完縣

東南二十里趙簡子時蓋為義渠封邑耳高誘

而措於毛伯

措同藉薦也毛牧也郊外之稱毛伯謂治郊外

牧地之官公孫亶回

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省文耳聖相也而關於州部楚策僕之州部州長吏州

部 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

失其政 宋觚宋輕也荀子作宋鉞秦楚構兵宋魏相馮離而亡其國馮離人姓名 二君者

驅於聲詞 驅趨也 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

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 遂安也 今先王立法

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 效見也 所聞先生術曰 先生斥韓子言術述也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

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 斥郤也去也 夫舍乎全遂之道

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

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

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

句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 句夫

利身者夫徒也利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程限也言不一人

不食十日則死十日無穀氣以營之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

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任能也

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

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

弊蔽也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

之別國也別分也史記趙世家南伐晉別晉之故法未息息止也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

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擅專也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

之道引也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勃特也則申不害雖十使昭

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譎詭也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

申不害於昭侯八年相韓二十二年卒僅十餘年無七十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

患也飾飭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

而必必也定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謂力也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

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

儀以秦殉韓魏殉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史記秦本紀武王二

甘茂為左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

成其陶邑之封城成也陶定陶穰侯別邑史記穰侯傳昭王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大后弟封於穰益封於陶故葬於此應侯攻韓八年應侯范雎也雎封於應因云應

說苑善說趙簡子攻陶以陶近趙耳應侯攻韓八年侯今河南魯山縣東三里有故

城應侯於秦昭四十年為相四十年拔韓陘城汾菊四成其汝南之封地理通

南春秋時屬沈蔡戰國時屬楚魏漢置汝南郡今蔡州而以國策應侯失韓汝南之

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也似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

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在方當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大上禁

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謂罪顯而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

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也遠緩去智能服之以法

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術為主

也者官之所以師也法為官然郎即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

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扈夏后氏同姓所封

今陝西鄠縣後漢書鄠國志濟北國有下謹亭即春秋魯謹邑在今山東肥城縣西

南蓋謹兜之故封也虞書堯臣有驩兜被伐而來降者耳淮南墜形有驩頭國民山

海經列左海外南經說者謂即驩兜則其地又似非在中國者三苗荆楊間國也魏

策與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汝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則三苗域也失度孤男成駒皆其臣姓名他書無見桀有侯侈墨子所染夏桀染於

大威主兇兇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修即此侯修呂
覽簡選作推移淮南主術作推修侯推推皆聲轉 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

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

事沮善禪其主也禪開以集精微也集至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

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

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

夫許由續牙齊策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營秦不虛靈甫古今

友身或作耳虛董不識即東不營呂覽本味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續耳謂續牙也

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營呂覽本味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續耳謂續牙也

晉伯陽秦顛頡呂覽求人得陶化益真窺荀子成相作直成誤衛僑如句望之子狐不

精借稽聲轉莊子大宗師有重明舜師有務成昭重明蓋其字耳荀子大畧舜學於

拾遺記曰堯在位七十年有緹支之國獻重明之鳥董不識卜隨務光伯夷叔齊此

十二人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葦辱之名葦頡也荀子

無功葦而愈則不樂食穀之利也穀祿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

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

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

逢王子比干隨季梁季梁隨隨賢臣左桓六年楚羸師止之陳泄治泄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泄治諫之楚申胥申胥即葆申也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

申欽士作保申淮南說山作鮑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

如師徒之勢弟子謂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陵犯以語待之以語同悖逆

下以其身雖死言見家破句要領不屬也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

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季平晉僑如

疑卽長魚矯衛子南勁水經注汲冢古文謂衛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

襄王九年魏公子勤為諸侯索隱別鄭大宰欣左襄十一年傳鄭使良霄大宰石奭如

欣其名耳下云楚白公周單荼周單氏始於單伯此茶當同周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

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撓接

也荀子非十二子鼻亂天下鼻即撓耳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也禁止若

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大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

舅犯趙襄襄當作衰范蠡大夫種逢同逢同越大夫勸句踐深自隱匿以圖吳史記越世

同吳越春秋作扶同馮扶逢皆聲轉華登華登宋華費遂子左與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

身賤體竦心白意竦敬明刑辟辟法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

善也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也立利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誦洧之卑誦洧樊圃也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

不難受谿壑誦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尙可致功况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依下文為周威鄭王孫申依下文則為陳公孫寧儀行父

荊芊尹申亥芊尹無字也申亥其子耳左昭十三命隨少師越種少師隨官越種

六傳隨人使少師董成董即種少師隨人使少師董成董即種干吳王孫頌莊子刻意干越之劍荀子勸學干越夷

策吳干之劍越絕書吳越春秋作駱駱離頌皆聲轉雄則離誤字耳晉陽成泄依下文為齊豎

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義儀也墨子進則揜蔽賢良

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皆諂也共其欲共供也苟得一說於主

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

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威公西周桓公之子

威公薨煉九月不得葬國乃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子陽嚴酷罪者無赦

十五年也淮南繆稱簡公以儒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陳靈公身死於

夏徵舒氏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儀行父飲

自其廐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氏也荆靈王死於乾溪之上隨亡於荆隨與楚戰於速杞而

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

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與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

在焉從而罰之尸子仁意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遂徧

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商均即竹書紀年所謂義均

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啟有五觀五觀即武觀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來歸則武

觀似為啟季子一人之名古今人表啟子昆弟五人商有大甲大甲湯孫大丁子不

號五觀路史后啟五庶俱封于觀是為五觀皆謬商有大甲大甲湯法伊尹不能正

於桐放之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

而所猶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類例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

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繼系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差其

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

之意行也意志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

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

臣者破家殘賸賸貨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也譽與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

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

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也留止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發

也也理分因以為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寵尊也今假之以與馬信

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侯啖也謂為君啖舌之人微挾私而公議

也微隱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

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也於與其諷一而語同也諷誦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

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

反也意銳也而說之曰也說解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句君者為君得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

也也次也物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也彼何知其然也因曰

也因應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

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也措行而天下稱大

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

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大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管子小稱易牙豈刁

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

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鑿然舉耳以為是也也壓動故內構黨與外摠巷族臆附

也 觀時發事

發起也

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

權權也 驕

易其國

驕矯也

隱敦適

敦大也 適中也

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

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

宣王名靜 厲王子也

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

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

盡民力而與戰

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

皆

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

言轉身而忽易位於其臣法忽也易移也

全衆傳國

言國未破而以國付於臣衆民也傳同付與也

最其病

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羸弋馳騁撞鐘舞女

苑網曰羸 繳射曰弋

國猶且存也不

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

敬侯名章 烈侯子也

不修德

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羸弋夏浮淫爲長夜

說林上曰紂爲長夜之飲史記

滑稽傳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

御侍也

以筩灌其口

筩竹筒也 史記游俠

傳與人飲使之酬非其任強灌之

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

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

敬侯在位十二年卒數計也頓鈍也地不虧

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

爽之後也邵地名在周畿內爽食采於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

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堙塞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

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

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

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主者為同偽欺也言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

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

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偉奇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疑同礙而聖

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立同噤音然文言多實行寡而不

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誣欺也敢同誣誕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

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適說也疑

所謂擬適擬妻者慎子德立正妻不使羣妾疑立嫡子不使以關其臣也言為臣

庶孽疑史記李斯傳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以關其臣也下之所

闕見疑物而無反者反叛也謂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也適嫡配有擬妻之妾

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

內寵謂妃妾

外寵貳

政枝子配適

枝子庶子也

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

周之史記

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

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

孽災害也逸周書王佩孽子在聽內四等也

四擬

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

意慮也

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

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

名律文道由也

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

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

當合也

三者非不存也而世

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

名號稱號

也若天子諸侯之稱商君書作明號

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

言以高尚目之

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

基本也

而簡上不求見者

見仕也

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

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

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

名也甚其求利也甚過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

哉焉安也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

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懲純

信用心怯句言時句謂之寡無禮也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

言時節行中適適正也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吏政官也聽吏謂聽訟之吏今法官也從

也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致來也難予謂之廉子賞爵也難禁謂之齊齊壯也有令不聽從

謂之勇有國也無利於上謂之愿愿謹也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文選

三都賦曰魁梧長者莫非其雋注引此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間靜安居謂之有思思容也損仁逐利仁人

謂之疾疾害也險躁佻反覆佻輕也謂之智句先為人云為仁而後自為類名也號言

汎愛天下汎廣也謂之聖言大本稱本不也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

不撓上者謂之傑撓屈也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

不止也近同撤舉也止留也又從而尊之是救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

義者尊義善也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

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陂顯也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

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作事也名之所

以成成盛也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死事者之子孫曰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

之屬酒徒謂侍飲者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若

而下籠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視手謂診脈醫士類也理治也金匱有狐

蟲即狐惑也惑即蠟說文蠟短狐含抄射人則痛故詩曰為鬼為蠟則不可得言其暗中害人蟲生暗中因以狐蟲名之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

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嬰應也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

者數御執究也御侍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詔施

順意施斜也從欲以危世者近習習狎也悉租稅悉索也專民力所謂徵兵也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狀藏也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夫人也

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利便利也荀子議兵利其田宅戰勸也

播骨乎平原野平地也說文作坪爾雅廣平曰原者無宅容者同都居也容字也身死田

畝死尸也而女妹有色妹女弟也寵以驕士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

利一從上出所善剷下也剷齊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戰同單獨也而問官之士尊顯

開官猶云游宦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

心無私學無同無也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

者過矣誤過也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屬也今士大夫不差汙泥醜辱而宦

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次序也賞賜之所以為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

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障隔也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遷

也書立政則罔有立政用儉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與舉也先謀比周比周則官舉皆不公雖不法行雖

也也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廢止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

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窟路窟深穴也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

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也貨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

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毀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

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士在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

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措施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

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

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十八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候青新釋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呂覽篇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

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蚌也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

牟蚌也食

牟同謬妄也一
曰譽也謂誇語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傲同激

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礪同廉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任保

也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舉也赴險殉誠誠城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

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

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毅而世少之曰愚蠶之民也重命畏事

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憚之民也挫賊遏姦遏止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調

讒之民也調諛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

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

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古者有

諺曰為政猶沐也沐濯雖有棄髮必為之句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

也灌南說山沐者有墮髮而猶為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癯之故癯困不彈痤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已治也淮南詮言割疽瘻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今上下之接也

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鄰矣鄰間也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

產女則殺之俗有溺女之風即此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句

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乎今學

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

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明謂明主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禁亦法也法禁明著則官法治法

也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句官官治事也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

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

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

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至致也其力盡而不望望怨也此謂君不

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不可猶云必可外儲說右曰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即此義夫姦必知則備

也備防也必誅則止不知則肆肆放也不誅則行行橫也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

百金於市雖一盜不知則曾史可於隱必知則盜不取懸金於市故

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衆其守若今之偏設警察然重密也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

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畏父也嚴也吏之於民無愛言無私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

於父母積愛而令窮令不行曰窮曰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

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

用攻戰安平則盡其力農桑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親父母也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

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養長也故母厚愛句處子多

敗處室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書刑作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

饑寒相強以勞苦強勉也雖犯軍旅之難謂兵禍飢饉之患穀不熟曰飢蔬不熟曰飢溫衣美食者必

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惠愛也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

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

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輕刑此亂亡之術也術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

也賞勸 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疾壯也 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惠非也 夫欲利者必惡

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焉安也 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

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美美明也 在賞罰之輕

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揆度也 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

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一姦微也 而止

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良同安不法也 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勸勉也 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業功也謂其慕

立功賞而欲 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

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於 用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

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

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

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

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呂覽慎小人之情不躓於山而躓於垤

者大故人順之也順慎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

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言不先以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

民道也道治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道

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

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重累也固

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雖同唯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

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

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雖同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

力也生性上懦則肆於為非上治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神農並耕而王上治懦而行修者

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

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

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句不能足使

為君天子君羣也多也天子僅一人而民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桀傑也言民之傑者即為天子

未必以為足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

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

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

不知盲目無牟子也暗同瘖不能言也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

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

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軍中

謂之俎則罷健效矣罷疲也效見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

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得知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文飾也身不任者而自飾

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濫猶亂也是不須視而定明矣須待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
泥舊學而無實用者曰虛舊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故人舊友也謂之不棄不棄舊愛以公財分施施布也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

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俠傳也濫南說山喜武非俠也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

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更有姦也有宥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

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曠空也高傲者民不事也事仕也剛

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

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

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

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

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焉修士

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惜處治事之官而為所然

然修士以智為然修士則以

修為然也

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

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

內儲說上七術曰夫不使職議貴下不坐上云云此德義即得議也

決誠以參聽無門戶

內儲

說上七術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此故特云以參及無門戶以別之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

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

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

也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

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

也干犯

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

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

說苑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焦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華角赴河

列士傳有

羊角疑即此人

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

本誤脫

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

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

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參修孝史魚寡欲曾史不戰攻則國

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

法度文學文飾之學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商君書有錯法篇而又貴文學則

民之所師法也疑疑惑也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修飾也則民之產利也惰產生也夫

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搢插也笏貴人所執以指畫書事者墨子作搢忽干盾也戚也周禮樂師有干舞禮記明堂位朱干玉戚不適有方鐵鉞適也

也方防也鐵鉞刀劍之屬燕策鉞戈在後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逮及也奏同

議兵日中而趨趨也狸首射侯狸首逸詩篇名即曾孫其入語見禮記射義周禮樂師語

侯說文作疾云不當強弩趨發當敵也干城距衡衡干杆也距說文作距槍也衡橫也

史記袁盎傳百金之子不騎衡索隱以為木行馬衡陷關木也墨子備穴郭門在外為衡

也見墨子是古人亟於德中世遂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

故有珧鈔而推車者珧蜃甲也鈔温器一曰田器鈔鈔謂以蜃飾器也推權也淮南說林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謂籥也籥謂籥也所以

絡絲鹽鐵論非缺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彼推即此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

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也推行皆推政也也推維處

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時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

故智者不乘推車也乘因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

難已也上有權其難而事成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也為行無難之法無害之

功天下有也邪也同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猶也甲兵折挫士

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

見其難因釋其業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摩磨也規本正

而不圓水本至平波之則為濤而不平荀子正論是規磨之說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

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

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

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官謂政官吏也貨

賂不行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
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前也然而弱子有僻行僻邪也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

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疑懼也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振救也止也

則存子者非愛也存在也言使子能生存於世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筭也母不能以愛存家

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

法禁禁亦法也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虜奴也故存國者

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韓子言僅仁不足存國又恐君流於暴此故特明言

暴之非是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言好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憎惡也易誅則妄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有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

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肆放恣也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乖背民怨

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為謂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

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本作謂農末知道虛聖以說民

道言也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辯猶解法省而民訟簡省約也今法家所謂概括主義是也是以聖

人之書必著論著為論說以發明之明主之法必詳盡事言可概括諸事盡思慮揣得失所謂智

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挈持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慮求

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正尹

也宰尹庖人長也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樂正樂官長也禮記

王制樂正祭四術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

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託寄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惡畏則無事上之意意志意欲不宰於君宰制

也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

而與鼯鼠同威說文鼯鼠也體長不滿三寸棲人家倉庫春秋鼯鼠食郊牛角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

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俠挾也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

同實理治也下以受譽上以得非非毀也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道有貴臣無重臣

貴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言官循次而不

官爵受功受授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

八經所言皆法之可垂久遠者故題曰經以尊之

(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

具矣具備也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

度則權瀆瀆敗也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

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言不可測其用人也鬼人所難知天則

不非天高遠誰能非之鬼則不困以其神故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而人不敢違毀譽一行而不謂謂

也言民人不敢議其後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

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重密也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

恥之然後一行其法也一獨也禁誅於私家禁誅法誅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不

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衆人之力大也淮南主術乘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智不盡物言一人之智不能盡諸事物而知之與

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也一國之智力大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敵合也揣中則私勞私

也斥人君言不中則在過在察也下君盡己之能所謂中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

所謂分機是以事至而結智結智猶一聽而公會一聽獨聽也今所謂司法獨立是公會

聽不一則後悖於前言其上下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愚智猶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

斷決不斷則事留言多積案自取一則毋言貴賤均歸於法道墮壑之累道杜也墮壑

學故使之諷諷誦也若今之當庭宣讀口供然諷定而怒宣布判決然是以同矣言陳之日必

有筭籍言陳謂布獄也若今宣布判決書然曰由也謂事由淮南繆稱子產騰辭

也簿書結智者事發而驗也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功亦成敗有徵賞罰隨之成有

敗有罰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規謀君人者合符猶不親合符者司法事

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曰謂券書鄭大夫讀為符別而況於力乎衆人之力事智猶不親智至而況於懸乎

懸遠也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取同即上所同則君怒怒奴也言權使人相用則君神治神

謂統治權是則下盡其職盡下盡句下則臣上云臣上猶不因君因乘也揚權篇曰主而

主道畢矣

主道 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異利則不相和淮南主術以為同者劫君所謂可臣亦曰可

是同也莫相匡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

生六也主母后姬主母君母也后子姓弟兄子姓君大臣顯賢賢而為人任吏責

臣主母不放放肆恣也禮施異等施設也后姬不疑疑擬也分勢不貳庶適不爭權籍不失兄

弟不侵下不一門言不令一門專柄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

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置立也言藉外

權而得立為吏者結誅親誅殊也曠重帑使買田宅曠職也猶定也重動也則外不籍矣籍爵祿循功授之則

請者俱罪言有為私調者則俱罪之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充亦塞也官襲節而進

以至大任任用也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智也猶云智者至極也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固

親戚妻子質也墨子雜守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實乃得任事旨與此同爵祿厚而

必鎮也參伍貴帑參伍理官之數貴帑謂官而奴辱之也若今之交法庭然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

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經之當謂合也經同到刑也說文駭下引司馬法曰大罪

到生害事實不也死傷名名不也則行飲食飲食隱伺也謂旁察之不然而與其讎與賜也讎匹也言賞其讎匹之

人而使之告訐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醫鳥也何也一曰易易易謂輕侮也功而賞句見罪而

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播放也其患鄰

敵多資資以為用，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近刑人也。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

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案隆劫殺之難

作隆盛也。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彈彈也。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

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升廢權，由己操生於外則亂人臣藉外。是以明主以功

論之臣論功而為廢置，而以利資之外資他國臣，以己撥其故國治而敵亂故事也。即亂之道即同節

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藥腹眩而疾自瘳，若皆攻也，猶治也。

起亂 一曰亂起

(四)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行列也 謀，揆伍以責失揆度也 書。行參必折必定也 揆伍

必怒怒論也，不折則瀆上瀆訟，不怒則相和和則是非。折之徵，足以知多折速則不

多知審也，寡怒之前前前也 謂，不及其衆言此明理言必。觀聽之勢，其徵在比五家為比

連坐法是，鷓冠子王周而賞，過而告言則賞之，異也。誅異同翼，毋謁而罪同謁告也

姦則與姦同，罰言會衆端認言，必揆之以地事件發生之地 如竊盜侵入現有人居或看守

則加重今律所謂是謀之以天時效是驗之以物參之以人今所謂物證人是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參言以知其誠內儲說上七術觀聽不參則誠不聞易事以改其澤澤飾執見以得非常執見若今所知

也用備也役一用以務近習也務專也重官以懼遠使重官若今全權懼權也遠使遠吏今公使之類舉往以悉其前

即通以知其內即同疏置以知其外疏遠也置同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贖泄

倒言以嘗所疑說使倒言均見內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謙問舉錯以觀姦

動明說以誘避過誘引卑適以觀直諫卑適脾適也宣聞以通未見宣徧作鬪以散

朋黨朋黨起其內深一以敬衆心敬警泄異以易其類似類則合其參似類見內儲

陳過則明其固陳過謂陳言而知避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陰探循巡也省衰

也察下漸更以離通比官吏同寅日久則比周故漸更下約以侵其上侵同寢息相室

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行介行縣令約其辟吏辟微

之吏若今椽鴈即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媛美此之謂條達之道言有條理言通事泄

則事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也 債傷怒見則怒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

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也 得見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

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伍官同官也 連縣近 縣也 鄰謂聯保也謁過賞謁告也失過誅不告則 連坐之上之於下

下之於上亦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和同科 法也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

之名性也 生亦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也 當塞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

物物事也十人云疑云言也百人然乎然則不疑千人不可解也言仍疑之 而不信吶者言之疑辯者

言之信常人之弊 多如此姦之食上也食偽也 欺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籍同藉言藉辯 而使入信之而以類

飾其私類朋類也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待止也其勢資下也言勢為 下所用有道之主聽言督其

用課其功課同殿 研治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也 留存朝任事者朝廷謂 朝廷知不足

以治職則放官收言於已放之官說大而誇則窮端窮窮也端事也言故姦得而怒

無怒同傲故而不當為誣故事也誣妄說也誣而罪誣則加臣言必有報報當說必責用也

故朋黨之言不上聞以譽之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人仁姦博論以內一人博大也內

納也人謂君一主不智則姦得資資以用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構成

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故意使君自取一以避罪避罪

也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副備也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

敬也今同欽語明主之道語說臣不得兩諫兩則必任其一任一則專呂覽大一語不得擅

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道由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母法也母法則威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度法則官擅為擅專官

擅為故奉重奉猶無前則徵多前節也徵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事功

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在於能任事者賢於官則善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程效俱

謂薦者及所薦者二人也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所薦唯賢勢足以行法無擅也

奉足以給事奉不過重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言不以為榮任事也母重也同使其

寵必在爵處官者母私使其利必在祿祿外無私利也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

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疑則不信民之重名與其重

賞也均均同也賞者有誅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

利公則不私名必存乎為上無私榮也無私賞譽同軌軌法也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榮惑也

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惡名今律所罰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聽謂聽訟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

觸而榮於輕君之俗狠同很戾不聽則主威分以其不能制下民以法難犯上難則不敢而上以

法撓慈仁撓屈也言法為慈仁所屈而不能伸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行貨賂紋即文今錢也

以錢文之文當是枚字之譌誤矣是以法令墮墮壞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疑礙聽之則

亂治不聽則謗主

布謠言也 主聚也

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

常法也

明主

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

言當利國

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

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

名必在上商君書外內文學私名不顯

設法度以齊民齊整信賞罰

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阻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

上功事也

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十九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候青新釋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

構架也

以避羣

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莊子盜跖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命曰有巢氏

之民食果蔬蟻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

鑽所以穿也論語陽

貨鑽燧改火馬注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類聚八十引尸子曰燧人上

觀辰星察五木以爲火史記三皇本紀自人氏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以後有五龍氏燧人氏

注按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犧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風俗通皇霸篇引含文嘉云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

也人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決行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

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

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新聖韓子自稱孔子文王墨子兼王荀子後王

均以之自擬者是以聖人不期修古言因世變修循也商君書不法常可常人所

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株枯樹兔走觸株折頸而死折傷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冀期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

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

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

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大父王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

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有富也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

此統傳注引統傳注引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采椽木也字一作椽糲粢之食糲粗也粢同糲稷也文選七啟注引作糲粢之節蓋意改耳

藜藿之羹冬日麀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

耜以為民先禹鉞也股無肢莊子曰股肢壯也言股瘦而不肥脛不生毛莊子天下禹治水胙無胈

禹脛不生毛說雖臣虜之勞虜奴也不苦於此矣自茅茨不翦至此史記秦始皇本紀趙高曾引之以是言之

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

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絜約也絜駕猶云約車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

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腠臙而相遺以水山居而谷水難得故

逢節而以水相遺禮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備役以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

不饑幼弟可憐猶不餉之饑歲之秋饑豐也廣雅作穰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骨肉謂幼弟過越也遠也多少

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易輕也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

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橐地也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

不為慈誅嚴不為戾戾暴也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也適當也古者文王處

豐鎬之間豐在今陝西鄠縣東五里鎬在上林昆明北去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

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後漢書東夷傳

偃王處濱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水經注徐偃王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

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而淮南論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論衡非韓徐偃王修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所記均畧與此異

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竹書紀年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王當為熊勝熊揚非熊貲也淮南人間以為楚莊王尤誤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

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文選答客難時異事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趙策

昔舜舞有苗淮南論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共工之戰秦策禹伐共工大荒西鐵鉅矩

者及乎敵矩司鉅謂大剛也鏡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

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遂競也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

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

為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當耻之夫魯

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邪子路辭出孔子止故偃王仁義

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

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驛馬突

作野淮南記論而御驛馬也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也皆嘉則視民如父母言如

子之視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左莊二十傳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之不舉不舉則徹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舉譽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

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

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也同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

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效見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

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

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韓子以聖人稱孔子則孔子之尊韓子時已然矣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

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孟子書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呂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委實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

一人斥孔子言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服負也周禮大司

於勢誠易以服人於有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

勢而勝句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以服皆如列

徒孔子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

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行細師長之智指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

不改脛同徑行也毛迷也州部之吏州糾也謂主糾察者之吏耳若今操官兵推公法推行而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

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踦易牧者

夷也

群賦也牧奴之稱夷平也後漢書孔融傳是使跋踈欲闕高岸

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峭峻也

布帛尋常庸

人不釋鑠金百溢

鑠銷也盜跖不掇也自十仞之城至此史記李斯傳曾引之

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

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

畏之法莫如一而故

故固也

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

施行也

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

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

子以虛爵而卑其士官也權士事不假實

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不收謂不可收為己用

而高其輕世也

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

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

世謂之有廉隅之人

知友辱隨仇者貞也

知友謂通問相知之友

廉貞之行

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廉貞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

程選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

之行猶云是行而

忘兵弱地

弱之禍

地弱猶云地削

則私行立而功

功詞攻善也

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史記游俠傳儒

首引此

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

諸先猶云衆先生也先生之語

古有單辭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又張釋之與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鄧先皆此意也王枉也謂枉法也

也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 養猶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 趣行也 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

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 文飾 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

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 論語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莊子盜跖直躬證父

呂覽當方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乎荆王聞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其所記畧與此殊也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

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御覽引尸子曰魯人有孝者三為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闕則害親不鬪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案此即下莊子事也韓詩外傳

十及新序義勇均云養母與尸 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

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也舉匹夫之行

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幾期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 蒼頡黃帝史一作倉頡呂覽君守蒼頡作書說文敘云黃

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
可相別異初作書契百官以又萬品以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說文云公姦也韓非曰

蒼頡作字自營為公又云公平分也从八从公八
猶背也韓非曰背公為公此環即彼營私即彼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

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

見信見信則受事受授也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

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有國也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

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

美薦紳之飾薦搢挺也史記者武紀薦紳之屬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

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介甲也所

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於同歎也是世之所以

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

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

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待特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

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

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言無使人不敢

法欺之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

之勢有一國之厚有撫也厚大也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

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言其少也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

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

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

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

於用也周合也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

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

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商鞅管仲而國貧民耕

者衆執耒者寡也民名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孫武吳起而兵愈弱言戰者

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句賞其功伐句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

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勞苦也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

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

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文飾詞也若後世所謂詩賦然無先王之語

德也韓子蓋亦非樂者以吏為師商君書定分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

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

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喪承猶乘也

也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

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關西地形衡長山東地形從長

從謂合從以拒秦衡謂連衡而事秦也則有仇讐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

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

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句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則同側邊也則圖謂邊地圖獻圖則地削效

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

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

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

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

於內

士仕也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

句封土厚祿至矣

主上雖卑人臣尊

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

於其臣事未成句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繪繳之說而

微倖其後

繪繳均用以弋鳥

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

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

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

外句內政之有也

有猶致也

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

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工善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

秦者十變而謀希失少希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

也蓋治亂之資異也秦治燕亂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一年

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

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

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即此事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衛元君為魏婿合魏者也秦徒衛野王而并

然耳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而其猶云而明其法

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積聚也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

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頓同屯陳也而使強敵裁其弊也

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

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振救也民之政計政同正皆就安利如辟危窮如同今為之

攻戰為使也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馬勞則汗家困

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署也今字作

解舍高其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襲因求得則私安私安

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

之民游浮也少而名卑少輕也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工商游食是趨末作而不急本務者寡乖也今世近習

之請得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

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商人賣物喜高價故稱商人曰

高價之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作商賈之人蓋意改耳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假也

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為偽也設陳也借於

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患同串習也御謂近也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盡費也退汗馬之勞其商工

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弗費也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俸謀也此五者邦之

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

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

至極也

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

之儒

子張姓顛孫名師孔子沒後居陳荀子非

有子思之儒

前漢書藝文志儒家有

有

顏氏之儒

顏淵也有孟氏之儒

孟子名軻鄒人子思弟子著

有漆雕氏之儒

漆雕啟也

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

有仲良氏之儒

古今人表有仲梁也

有漆雕氏之儒

前漢書藝

漢書藝文志儒家有

有孫氏之儒

孫卿子也有樂正氏之儒

衛書大傳子春日昔

自墨子

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

莊子天下相里動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

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猶少

有相夫氏之

元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

有鄧陵氏之墨

鄧陵南方之墨

下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

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

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

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

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

襍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桐三寸服喪三月墨子孟

子謂子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宋書禮志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曰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

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而淮南齊俗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

以行相反之制高注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所記與此同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

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

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言人以惡色加之不為撓却以怒目

視之不行曲則違於臧獲違避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荀

正論子宋子曰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前漢書藝文志宋子

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此云宋榮榮即慳也字一作鈺宋子名設不鬪爭也設舍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

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

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也兼并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

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善治無豐年旁入之利也旁大而獨以完給者

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墮惰侈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

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

大利易其脛一毛楊子之為我也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

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澤宅也莊子則陽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

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服役服文

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

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

也民明

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

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

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

若是其言也是善也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

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澹臺

明名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也幾先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

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

人乎失之宰予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

同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威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及此相反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也聲名今之

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也眩亂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

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

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鍛小治也青黃錫色攷工記縻氏金也錫黑濁之氣竭黃白

也鑄也區治不能以必劍區越人書治劍工也淮南覽冥區治生而淳鈞之劍成字一作

將使之歐治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爲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治所營

水擊鴻雁陸斷駒馬類聚引尸子曰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也發舉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也末終則

臧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

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以次而升夫有功者必賞則爵

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襲重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

千里不可謂富磐大石也荀子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象人偶人也說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君

農商官爲三官故商一併商官耳官事也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

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

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秦爵十九級口關內

侯食租稅於關內級在徹侯之次戰國時各邦亦有之

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

禽羔雁之屬

是故力多則人朝

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

虜奴也史記李斯傳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

嚴家無格慶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索隱格懼悍也

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用使也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

內不什數

謂善少也

用人不得非

使人不得為非

一國可使齊

齊一為治者

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

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

百世無有一句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

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

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

善

適偶也

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

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狂也

不能

謂為也

然則是諡也夫

論說也

諡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

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

毛嗇卽毛嫵古美女也西施越女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似大夫種獻之於吳王而管子小稱毛嫵西施天

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爲可好則西施又似非越王句賤時美女蓋西施爲古美女之稱越女容美故冒其名焉耳莊子齊物音義司馬云西施夏姬則西施

之爲通稱明矣淮南說林西施毛嫵狀貌不同世稱其好美鈞也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黛眉也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則倍其

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

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

國策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又曰因燒其券民稱萬歲括聒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

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

而皆道上古之傳道言也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釋同釋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

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

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治髮也今云梳髮腹厚也大

也髮久不梳而結理之則痛不剔淫則寢益剔卽剔也寢浸也益加力剔首搯淫必一人抱之慈

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也修飾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介界也言知國界而壹於對敵解同懈怠也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子五十五篇卷第二十

韓諸公子非撰

常寧尹桐陽候青新釋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堯以位禪舜是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呂覽當務湯武有放殺之事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其

此語旨與 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法亦治官職以戴其

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

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

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

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

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墨子

有尚賢篇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戴公後

宋為殷後故云子氏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

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孔安國說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

稱也今謂瞽鼓也樂器也老人之稱瞽瞍為堯樂官故名呂覽古樂瞽也乃并

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則瞽瞍之為樂官明矣其容
造焉造驚兒墨子作就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岌岌不安有道者父固
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自記曰至此墨子有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

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
 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
 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
 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
 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
 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
 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瞽瞍愛象舜
蓋與象同居故世有舜放父之繆說耳象爲舜弟而殺之象舜異母弟也殺放也孟
呂覽當務舜有不孝之行疑斥此言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
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下堯二女也其名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或曰放焉此故云然莊子盜跖舜號母弟濱莫非王臣小雅北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妾猶
曰娥皇女英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施陳流於川

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法效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

釋舍也世之所為烈士者為謂也雖衆獨行難同推排也取異於人不與人同為恬淡之學而理恍

惚之言恍惚微妙不測兒字一作恍惚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

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察明潔也臣以為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

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

術也惑亂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

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臣僕也是誹

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願思也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

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皆也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

之伐伐功也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知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愚也

兒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調智慧儼也詞廉視也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

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

赴難罰不足以禁不上本誤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

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

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量度也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

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大平士平治也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大平之士不可以爲刑

禁也大治則不須刑然爲大上士不設賞爲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

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故胡也一曰今也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

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

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止治也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

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大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

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意爲上下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

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筋肉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

者征政也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

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

豹失其爪牙也當儻也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

之類也類同羸病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也蚤早也故

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宋昭及齊簡公也而不悟其實不察其事類者

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

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左右斥近習言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

擅事以環其私也環營也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

奚時得論裁論斷而獨裁也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

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

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

必有能賢用句能之士進句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

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

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

而聽之聽從也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

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塗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

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用也亦

一曰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

直夫差而誅於屬鏹屬鏹劍名廣雅釋器作屬鹿左哀十一傳使賜之此三子者為

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

肖之患也自關龍逢說桀至此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

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謹也此篇與商君書斬令篇旨同

飭令則法不遷遷移也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善巧也售謂賣也任功則民

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曲促也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里同理治獄官也行政取單獨

司法貴合議今法家之通論也此云五里九里謂理官五人或九人出庭也人衆則法平而斷速故行之而王或既王而強耳商君書斬令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

強八經篇曰不公會則猶豫而不宿治者削子路片言折獄而無宿諾無宿諾謂不斷不斷則事留公會謂合議也

削以刑治以賞戰戰勸也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厚祿者若今檢察官周糾也行舉也

在縣使百都之過者厚祿以自伐伐同發謂舉發人罪過也則都無姦姦惡也市物多

者衆農弛言商多則農少也周禮有三農故云衆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出服也前漢書食貨志漢

文帝從鼂錯之言令民入衆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有差必以其力農之則震不怠

震振也動也怠惰也三寸之管毋當當底也淮南說林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不弗能滿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

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成明也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

授官與爵句則治見者省治不繁也言有塞有又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

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也案止必當當田

也謂地朝廷之事事功小者不毀言小者亦必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辟不得以

相干也干進是謂以數治數法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

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勝任其害輕害轄也其任而而能道壞餘力

於心道杜也塞也莫負乘宮之責於君乘同勝兼也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明民也者

今所謂行政公署是也相治也干同豢獄豢以爲獄豢即獄訟故莫訟使士不兼官

吏也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此謂豈也重刑少賞上愛民民

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本作民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

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管子國蓄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

彼孔孔重刑明明名民大制民明使人則上利則法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句至

重者不來至極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以與民非所以惡民愛之

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商君書開塞王者刑九而賞一創國賞九故治民者

刑勝治之首也也首始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

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犯捍也親法則姦無所萌萌始也

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服伏也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

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治猶云先法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務專力也專舉公而

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

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積積也其

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者緒也刑者愛之自

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

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致盡也大功不可幾而舉也幾期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

故舊也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也轉變也與世世宜則

有功也宜合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文也名律世知維之以刑則從猶智也維時移而治

不易者亂也易變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也材故聖人之治民旬治法與時移而禁與

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謂力農越疾也能起力於敵者強起作也強不塞者王不塞則開故王道

在所開開本作聞誤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

外不亂而治立者削也治怠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

之術敵當也適合也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任能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

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

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

者分爵制祿分班也則法必嚴以重之以又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

情重密故人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

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制主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賞穿也

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秉執也如是則是

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

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持時也不可謂分至於察君

之分察明也齊策明君察相獨分也今三權分立而司法獨立審判即此所謂獨分者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

罪而不敢胥賞胥待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

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關貫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也微小也其務令之相規規同

窺視也下作關其情者也則使相關奈何情井也謂同井者則法也關視也曰蓋里相坐而已方里而井此里即同井耳

相坐連坐也周禮有尾誅同井之連坐也禁尚有連於己者也尙重理不得相關理同惟恐不得免恐連坐也

姦心者不令得忘忘萌也關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關彼發姦之密密告過者免罪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細小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

有學連坐謂之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數法也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今之保官

用人之譽者也適敵也 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也圍禦任人而

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崎功之循約者雖知

言其不知崎也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刑形是以刑賞惑乎貳貳則所謂循約難知

者姦功也姦亂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根本循理不見虛功循理猶云修治度情詭

乎姦根詭同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二貳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

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屬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

之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二貳實故有所至故事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

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句務不與事相得則法

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道治刑賞之不分白也白明

韓子新釋終

受業胞弟尹鳴陽校字

韓子新釋跋

權衡所以斷輕重尺寸所以定短長而法度所以治國家倍法度而欲言治道亦猶棄權衡而意輕重廢尺寸而擬短長也故善爲國者任法不任智當此世風日下人心日漓綱紀紊蕩邪說橫行道德不足遏其姦禮教不足防其亂斯時也舍法度實不足以語治術韓非子者吾國往昔法家之巨擘輯管商之精意據獨具之卓見感時譟書其言治平之道深切著明洵爲今日拯時之良藥惟注者多家大率得其形貌遺其神髓而輓近學風又有樂新厭故之弊故專門之士雖具新知而舊學茫乎不測其畔岸逡巡趨莫敢執筆以致國粹潛而弗宣將有用

之書置之高閣毋怪羣犂淫囂而傲上百吏隱下而漁民法禁
壞而國愈亂治彊終不可得也吾兄候青先生博學多能綜涉
百家毋通六藝凡古籍之關國用者均發明貢於世矣而猶喜
究法學去稔奉鄂兼省長王公子春命出宰金湖持法守正視
民如傷人不忍欺案靡留滯之牘庭罔榜扑之煩政不嚴而治
教不肅而成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澤其深得古法家之
真旨與公暇時取韓子讀而以難索解爲學者病決意注釋曾
函告前內閣熊公秉三覆書極與贊許解組旋省兩袖清風迺
杜門重理舊業鑽仰沉研旁蒐遐引茹中咀西含今統古夙夜
矻矻緼以歲月哀集成編持授鳴陽以鳴陽肄習法政之學亦

有年所責司校勘鳴陽受讀既畢謂兄曰是書宜速付剞劂以
與兄彙所箸論語禮記爾雅國策墨子管子商子等箋釋並公
諸世越四月工竣發數千載蘊蓄增文化上光輝挽末世薄俗
振法治精神則是書一出豈特有功於古之人哉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十日尹鳴陽仲青謹跋於武昌寄廬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the left column]

起聖齋叢書目錄列後

論語箋二十卷 清光緒戊申年季夏刊行

戰國策新釋三十三卷 擬刊

爾雅義證十卷 民國三年刊行

韓子新釋二十卷 民國八年刊

禮記箋六十三卷 擬刊

說文學教科書二卷 民國二年刊行

墨子新釋十五卷 民國三年再刊

起聖齋校士錄二卷 民國元年刊

管子新釋二十卷 擬刊

起聖齋文集三卷 未刊

商君書新釋五卷 民國七年刊行

治政錄三卷 未刊